

孔氏談苑



孔
氏
談
苑

孔平仲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孔氏談苑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秘笈藝海珠塵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四卷藝海本五卷內容同寶顏本譌脫較多故據藝海本排印有譌脫處則據寶顏本改正又如號石條援手刮之寶顏援作緩王彥祖夢人告試題條其後過試寶顏作第後過省較祭條遣太常禮院官寶顏遣作知竦議五路進討條營幕中寶顏作營漢中景德佛寺條今二萬九千寺寶顏二作三永叔夢入廟謁神條歐永叔無陽字以下屢見皆然寶顏本有王介甫江寧夾口詩條王介甫學士續題其後寶顏作續其後石曼卿滑稽條吾曹員外郎耳員外郎寶顏作園外狼李後主畫竹題跋條傳正遼明邦直志道題寶顏傳作傳無題字南朝峭漢條惟吾寶顏作推吾呂公槐枝之祥條自春涉冬寶顏作自冬涉春校理與賞花之宴條還似當年下第歸寶顏歸作時花比美女條若教解語能傾國寶顏能作應皆未敢擅改而錄寶顏本異文於此

孔氏談苑

孔平仲

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清江人。宋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爲金部郎中，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鄆廷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

卷一

呂許公知許州

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沉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唯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

王守忠不赴班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爲之。內中祇應裏頭巾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官至留後，乞綴本品班赴宴閣門，從之。自知未允，辭而不赴。

曹太皇至慈

禁中近清明時節。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卻無人做珠子鞍轡。雖云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語。已密令人描樣矣。數日。實盛就珠子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欲用。亦莫敢問。依旨進入。太皇令送後苑折修。施珠韉焉。其上作小紅羅銷金坐子。劣可容體。甫近上已。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烏馬於福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韉。士論皆謂雖神宗純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小輦。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娘娘試乘此輦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當時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王正仲進光獻挽詞云。珠韉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蓋用此兩事也。

呂申公不悅范希文

呂申公作相。宋鄧公參知政事。呂素不悅范希文。一日。希文答元昊書。錄本奏呈。呂在中書自語曰。豈有邊帥與叛臣通書。又云。奏本如此。又不知眞所與書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上殿。果入劄子論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書將上。呂公讀訖。仁宗沉吟久之。徧顧大臣。無有對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呂公徐應曰。擅答書不得無罪。然謂之有他心則非也。宋公色沮無辭。明日。宋公出知揚州。又二年。希文作參知政事。宋尙在揚。極懷憂撻。以長書謝過。云爲儉人所使。其後宋公作相。薦范純仁試館職。純仁尙

以父前故辭不願舉。

朝士獻詩

有一朝士因宰相生日獻詩。卒章云。長居廊廟福蒼生。朱巽章制云。某官夙負官材。真宗令出典藩。

丁崖州亦長者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耐。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他處亦然。如爰盎朝錯也。文穆去。朝士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曰。奏真廟傳宣令作詩。竟不肯送。

楊大年不願富貴

真宗將立明肅作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不憂不富貴。大年答云。如此富貴亦不願。王旦相。罕接見賓客。惟大年來。則對榻臥談。卒時。屬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晉公來求昏。大年令絕之。

王文正清德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陳設鮮華。旦顧視。意色不悅。上已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矣。

蘇軾以吟詩下吏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息。以爲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軾者。少有如意。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駟馬都尉王詵與子瞻游厚。密遣人報蘇轍。轍時爲南京幕官。乃亟走价往湖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僎徑入州廨。具韓袍乘笏立庭下。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無頗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頗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軾亦具韓袍乘笏立庭下。無頗與職官皆小幘列軾後。二卒懷臺牒拄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懼。軾曰。軾自來殤惱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別。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頗乃前曰。太博必有被受文字。僎問誰何。無頗曰。無頗是權州。僎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遣耳。僎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卽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此事無頗目擊也。

皇甫僎深刻

蘇子瞻隨皇甫僎追攝至太湖蘆香亭下。以柁損修完。是夕風濤湧洞。月色如晝。子瞻自惟倉卒被拉去。事不可測。必是下吏所連逮者多。如閉目窅身入水。頃刻間耳。旣爲此計。又復思曰。不欲辜負老弟。弟謂

子由也。言已有不幸，則子由必不獨生也。由是至京師，下御史獄。李定、舒亶、何王臣雜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憂在必死，掌服青金丹，卽收其餘，窖之土中，以備一旦當死，則併服以自殺。有一獄卒仁而有禮，事子瞻甚謹。每夕必然湯爲子瞻濯足，子瞻以誠謁之曰：「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託以二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目不瞑矣。」獄卒受其詩，藏之枕中。其一詩曰：「聖主寬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償債，十口無依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其後子瞻謫黃州，獄卒曰：「還學士此詩。」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讀也。子瞻好與子由夜話，對榻眠，聽雨聲，故詩載其事。子瞻旣出，又戲自和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子瞻以詩被劾，旣作此詩，私自罵曰：「猶不改也。」皇甫僎之追取蘇軾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寄禁，上不許，以爲只是根究吟詩事，不消如此。其始彈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爲軾憂之。至是乃知軾必不死也。其後果然，天子聰明寬厚，待臣下有禮，而小人迎望要爲深刻，如僕類者，可勝計哉。

崇德長官清否

有人問秀州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華亭鶴

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眞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蝦，惟食稻粱。人餵以飯則食之，其體大好食魚蝦，啄蛇鼠。

者。鸛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鰕者。不能去耳。

河豚魚

河豚。瞋目切齒。其狀可惡。人食之。治不中度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海水淨洗。換海水浸之。暴於日中。以重物壓其上。須候四日。乃去所壓之物。傳之以鹽。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則肉猶活也。太守李大。嘗以三日去所壓之物。俄頃肉自盆中躍出。乃知淪之不熟。真能殺人。

松江鱸魚

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鱸材也。味美肉緊。切下終日色不變。橋北近崑山。大江入海。所出者三腮。味帶鹹。肉稍慢。迴不及松江所出之美。

號石

號石。重重紫白相間。以筆描紫上。援手刮之。紫去白見。隨意所欲。作何物象。至於林木。亦可以藥筆爲之。以手試之。有參差齟齬者。皆僞物也。

枇杷

枇杷須接。乃爲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無核也。

鐵鏡相船法

京師有畜鐵鏡者。謂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則指端見有白氣。以氣之長短。驗人之壽夭。好事者乃以厚價取之。既而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蓋磨鏡時。只以往手。無以來手。則照指自見其端。有如氣者耳。相船之法。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如是者凶。雙板者凶。隻板者吉。隻板謂五板七板。雙板謂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數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則匠者以法厭主人。木上銳下壯。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兩莖之端合置斗處。以釘釘斗中。如是者凶。以皂角木作門闕。如是者凶。

許敏冤屢見

許敏。明州人。張唐卿榜第一甲及第。以大理評事知縣。嘗因用刑。箠殺人。其後冤屢見。但相去尚遠。經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蘇州。其冤漸近。稍至楊與敏夫婦同寢。其始敏夫婦在外。冤臥於內。既而間隔臥於夫婦之間。知其爲鬼。無如之何也。是時詔索天下御容。令轉運司差官護送入京。敏與太守林大卿不協。干上司求行。自京師歸。至汴上青陽驛。其冤逼之。敏死驛中。

僧居和託生

鍾著作生二女。長嫁宋氏。生庠。祁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爲尼。與僧居和大師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與稽。今爲朝奉大夫。與稽之視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黃丸療風疾者也。飲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鄉里疾疫。以藥歷詣諸家。救其所苦。或以錢賙之。薛尼於宋氏以姊妹親。常在京師。是時庠爲翰林學士。尼還常州。和病革。問尼曰。京師誰爲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無如

宋內翰家也。和曰：我死則往託生焉。尼諂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託生？和曰：吾必往也。既而和死，人畫一草蟲於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將免，祁之妻往視產，見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既而聞兒啼，曰：急令僧去。吾將視吾姁。人曰：未嘗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既長，形相酷似和，亦好飲酒食肉，隱然有草蟲在其臂，名均國，爲絳州太守卒。

偷能禁犬

偷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紋如虎斑，亦難禁。

鍾乳飼牛

高若訥能醫，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云：冷熱相薄使然。

地中變恠

韶州岑水場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卽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變恠至多，有冷煙氣，中人卽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卽是冷煙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而過，乃免。有毒氣至腥惡，人間所無也。忽有異香芬馥，亦人間所無也。地中所出沙土，運置之穴外，爲風所吹，卽火起煜煜。

虱不南行

虱不肯僦南而行，陰類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隨其所向以指南方，俄卽避之。若有知也，種竹就西北，其

恨無不向東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蘆荻

江東蘆賤而荻貴。退灘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蘆也。明年而爲荻。

張安道使虜

張安道言。嘗使北虜。方宴。戎主在廷下打毬。安道見其纓鉞諸物。鮮明有異。知其爲戎主也。不敢顯言。但再三咨其藝之精爾。接伴劉六符意覺。安道知之。色甚怍云。又與一日做六論不同矣。

契丹魚鰾

契丹鴨綠水牛魚鰾。製爲魚形。婦人以綴面花。

女真國

匈奴尤畏女真國。范純禮嘗問彼使云。女真國人長馬大。其境土之廣。南北不知幾千里也。徐禧覆於永洛。是時匈奴方苦女真侵擾。故帖然自守。不敢爲中國患。

收冰法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堅而奈久。冬至後所收者。多不堅也。黃河亦必以冬至前凍合。冬至後雖凍不復合矣。川中乳糖獅子。冬至前造者。色白不壞。冬至後者。易敗多蛀。陽氣入物。其理如此。

雲臺道士

華山下有南嶽行宮。祈禱甚盛。雲臺觀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肉畜婦人。巡檢姓馬者。知而持之。共享其利。一夕。道士夢爲官司所錄。送五道將軍殿中。并追馬勘鞫。獄具。各決脊杖七十。既寤。覺脊間微疼。潰而爲瘡。自知不祥。亟往詣馬。馬已在告矣。問其夢中所見。皆同。馬亦疽發於背。二人俱卒。

朱陽鳧臍

饒州朱陽鎮。一夕。鳧臍之聲滿空。其鳴甚悲。逮旦。鳧臍死於野中無數。或斷頭。或折翅。或全無所傷。而血汚其嗉。村民載之入市。市人不敢買。蓋此鎮未嘗有此物。恠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陽之民殲焉。

象耳有油

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矣。

宣醫喪命勅葬破家

京師語曰。宣醫喪命。勅葬破家。蓋所遣醫官云。某奉勅來。須奏服藥加減次第。往往必令餌其藥。至死而後已。勅葬之家。使副洗手。悅巾。每人白羅三疋。他物可知也。元祐中。韓康公病革。宣醫視之。進金液丹。雖暫能飲食。然公老年真氣衰。不能制客陽。竟以薨背。朝廷遣使問後事。病亂中。誤諾勅葬。其後子姪辭焉。

王彥祖夢人告試題

王彥祖學士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金玉賦。夢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須三次。

如此是歲省下其後過試乃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及第乃圓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知雷州召爲館職試明王謹於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在下彥祖名汾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

輟祭

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輟祭舊制遣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曰可輟矣汝義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爲笑自元豐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輟祭所得絹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疋餘十二疋有數皇親聯騎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戲謂同列曰此皆輟材也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王雱丞相舒公之子不慧有妻未嘗接其舅姑憐而嫁之雱自若也侯叔獻再娶而悍一旦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時京城有語云王大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羌人自相君臣

羌人以自計構相君臣謂之立文法以心順爲心白人以心逆爲心黑人自稱曰尙謂僧曰尊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處佛人好誦經不甚鬪爭王子醇之取熙河殺戮甚衆其實易與耳

定僧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漢軍執之此僧曰吾有銀與汝勿殺我也漢軍受其銀斬其首白乳涌出

夏竦西伐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得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作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諠播遠近矣。竦大慙沮。

竦議五路進討

竦集幕職兵官，議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所謀祕密，處置軍馬，分擘糧草，皆有文字，已成書。兩人之力不能舉，封鑰於一大櫃中。一夕失之，竦等大駭。陰令訪求甚急，旣數日，却在櫃上。竦進兵之計遂格。由此懇乞解罷，得知蔡州。其後韓絳西討，河東起兵八萬人，時太原遺卒三千，皆丁壯強硬，令至軍前交割。曉夕奔走，饑不得食，困不得息。旣而班師，不用遣還，形已如鬼。風吹卽仆，假使見虜，則不戰成禽矣。元豐四年西伐，西人遠引，清野以老我師。高遵裕領衆深入，不見一人一騎，直扣靈武。靈武城甚堅，若有守者，我師營幕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賊得爲計。中夕決河水至，我師潰焉。故責遵裕知坊州詞云：「比以兩路銳兵進攻靈武，而亡士潰卒，職汝寡謀。」遵裕再責鄆州安置。

夏安期奔喪不哭

夏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囊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著衫帽接客，無毀容，愈肥澤焉。

邢昺子干恩澤

邢昺疾亟，車駕幸其第，其子干恩澤，并乞不勅葬。王居白待制病，猶子侍疾，祈遣表奏薦焉。

張詠白超用事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發視之，無他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奏之。真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知開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爲況。真宗方悟而笑。

熊伯通有平蠻功

熊伯通有平蠻之功。太常少卿范純禮言：至蜀中，親聞其事。涓井蠻本誘之降，降者百餘人，本授計主簿程之元。兵官王宣令毒之，本猶慮其變也，橫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約云：若事諧，走馬相報。之元等以曼陀羅花醉降者，稍稍就禽，令走馬報本。本急拏舟順嘉陵江而下，頃刻至禽所，斬斮尙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賞擢以至兩制。

雄霸用蒲葦爲凌牀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牀，官員亦乘之。

香孩兒營

江鄰幾云：藝祖載誕，營中三日香，人莫不驚異。至今洛中人呼應天禪院爲香孩兒營。